

记忆

父亲的萝卜干

查鸿林

萝卜干是最家常不过的小菜了，这么多年吃过无数的萝卜干，还是父亲做的最好吃。小时候，从冬日萝卜上市之日起，我家的餐桌上萝卜就成了主角，每餐必吃。父亲买萝卜，不是用竹篮十斤八斤地往家买，而是一百斤两百斤地买，经常从集市上领着卖萝卜的农民，两箩筐两箩筐地挑回家。

随着年龄渐长，我一直在揣摩父亲挂在嘴边“萝卜青菜保平安”这句话的真实含义。首先，萝卜确实是好东西，《本草纲目》上说：“主吞酸，化积滞，止带浊，泽胎养血，甚效。”其次，也是父亲出于对窘迫生活的无奈。那时，家里经济收入少，人口多，生活在小镇上，除了大河水以外，一根稻草、一棵菜叶、一把米都要花钱买，萝卜和白菜一样，是最便宜最能消费得起的大众蔬菜，是可腌制储备、主打当家的蔬菜，让萝卜白菜交替轮换着挑起家庭餐桌上菜肴的大梁，既经济又实惠。

在我的心中，父亲是山，他是家里的主心骨。父亲在工作之余开始潜心研究萝卜的各种吃法，清蒸、红烧、煲汤、凉拌、腌制、晒干，变着法子交替端上餐桌，既新鲜又开胃。父亲的拿手绝活是腌制萝卜，他用辣椒腌萝卜，辣且开胃；用韭菜腌萝卜，香且有味；用蒜根腌萝卜，浓且独特。尤其是他亲手做的不同风味的萝卜干更是一绝，我至今不忘。

父亲选购萝卜，总会择一个好天气。几百斤萝卜倒在家门口，带着泥土的芳香，白白嫩嫩，细腻光滑。父亲甩起大嗓门，把全家老少全部叫了出来，进行分拣。大小萝卜有不同的用场，小的可以不用切开，直接洗净，晒个把太阳，整个腌制，家里的坛坛罐罐迅即装得满满当当；中等的切成指头般粗细，送到太阳下晒干备用；大个头的留着红烧、清蒸、煲汤、凉拌，香喷喷地上餐桌。

父亲告诉我们，那些切开晒的萝卜条要厚实一些才有嚼劲，晒到五六成干时才脆爽。太阳下，那些萝卜条自带清香，远远地就闻到萝卜的特殊香味。父亲把萝卜条看得像宝贝一样，追着太阳后面

晒，生怕它们遇阴雨天发霉。腌制萝卜条的那天，父亲会先去酱坊买五香粉、辣椒粉、芝麻油、盐、姜、蒜头、酱油等佐料，洗净几个玻璃瓶或小坛罐。准备妥当，用清水将萝卜条洗净，再用开水过一下。把萝卜条倒入大铁锅，依次放入适量盐、姜末、蒜末、五香粉，然后开始用手不断地搅拌，直至每一根萝卜条都自然渗出水来沾上佐料，就可以装坛密封，半月后，待回味食用，这是五香萝卜干；另一种做法是，将萝卜条入盐，适量姜末，在大锅里拌匀，自然渗出水份后，入瓶，倒入酱油浸泡，一周后食用；还有一种做法，将萝卜条入盐、辣椒粉、姜末、蒜末，拌至自然渗出水份，装坛入罐，密封一周后食用。几种不同风味的萝卜干，很讨人喜欢。正月里，家里请客人吃饭，父亲信心满满地端上五香萝卜干，浇上芝麻油，常常是在客人的一再要求下，连续上两盘。

记得我刚参加工作到乡下去，父亲将一大瓶萝卜干塞进背包里，我并不知道其意。在乡下的那些日子，食堂经营不正常，乡下又没有饭店，再说就是有那么一两家饭店，那时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经常出入。从食堂买点饭回宿舍，打开父亲做的五香萝卜干，香气直抵心扉，挟一根萝卜干入口，轻轻一咬，香甜脆爽，可口美味，半斤米饭不费功夫下肚。至此，才知道出身农家并在乡下工作多年的父亲良苦用心。

后来回城，冬日里，暖暖的阳光下，坐在庭院或阳台，捧起一本书，茶几上，一杯茶，配上一碟父亲腌制的五香萝卜干，一边看书，一边品茗，偶尔用牙签戳一根香脆的萝卜干放入口中细嚼，那种惬意，无人能够体会。

合肥城里多斑鸠

程耀恺

斑鸠与我是邻居，很多年前，我曾向读者介绍过这位邻居。那篇文章，是在潜山路单位宿舍里写的，后来搬迁过三次，从安居苑，到滨湖明珠，再到西山林语，斑鸠一直与我为邻。倒不是潜山路的老邻居随我们一同乔迁，而是每到一处，总有斑鸠不离前后，陪伴晨昏，朝朝见其影，暮暮闻其声。

我与斑鸠的渊源，说来话长。我本乡下人，对花鸟的喜好，与旧时文人有天壤之别。田家少闲月，花鸟慰苦辛。外公对我说：花是友，鸟为邻，这是天赐庄稼人的福分，你要一生珍惜。而故乡六安东乡那一带，最常见的鸟，不是喜鹊，不是麻雀，不是白鹭，是斑鸠。斑鸠虽然在树林中、麦地里做窝，却总是围着人转。阿婆撒把稻子喂鸡，斑鸠会大大方方飞下来分享，时间一久，我也能分辨出进院啄食的斑鸠，住在哪片林子里，甚至清楚哪几只斑鸠，是一家子的。后来进了城，我把家乡的诸多品物，都贴上一个“乡”字，比如我将六安瓜片，叫作“乡茶”，自然也把斑鸠，叫作“乡鸟”。合肥与六安东乡毗邻，我深信，现今日日所见的斑鸠，与家山的斑鸠，来自同一家族。

潜山路单位宿舍，原本有个大院子，栽了些乔木与灌木，先是麻雀跳跃其间，后来就有了斑鸠，斑鸠不在那儿为家，只作休息之所，在枝上休憩的斑鸠，或整理羽毛，或相互应和，如此一年又一年，秋月春风等闲度。安居苑的家，有个露台，十几平方米，是斑鸠聚会的好去处，有时三五只，有时十来只，一边咕咕地叫着，一边点头致礼，兴之所极，还扇动翅膀，熙熙而乐矣。滨湖明珠东边是一条小河，小区内红楼绿树，落日气清，脱巾独步，时闻鸟声。这鸟声常因季节不同而异，然而这个合唱团里，唯一不变的角色是斑鸠，即使寒冬，雪地上脚印，最多的也是斑鸠，至于盛夏，孙

子在室内做作业，窗外时不时飘来低沉的咕咕声，像是在鼓劲，这会让孙子心境大好，精神抖擞地在书山学海间冲浪。西山林语算是大蜀山一隅，树更繁茂，鸟亦繁多，但这里的主角，仍旧是斑鸠。斑鸠时常在对面的楼顶上，注视我的书房，当南风翻动我的书页之时，斑鸠们似乎发出“清风不识字，何必乱翻书”的疑问，这让我颇为开心，会临窗向它们投以会心一笑。偶尔我会在窗台上，撒些谷物，算不上犒赏，聊表邻里之情而已。

前不久，从宁波来了两位朋友，陪他俩到淮河路步行街，参观李鸿章故居，在李府院子里，朋友听到“tugu gu——gu——gu——”的鸟声，大为诧异，问道：如此繁华地段，也有斑鸠？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，合肥城里多斑鸠。不过若要听得真切，最好到逍遥津，于是一同进了公园。逍遥津一直是斑鸠的乐园，在园子里，公、母、成、仔斑鸠，所发之声，各不相同。最有趣的，可以同时听到公斑鸠的“呼妇”与“逐妇”之声。呼妇是唤妻归来，至于逐妇，或令妻出窝捕食，或是让妻远飞玩个痛快。朋友感叹，合肥的斑鸠，还真有讲究哩！我说，其实天下斑鸠都一样，只是你没有留意罢了。

昨天去北雁湖，沿着观澜路由北向南，此地近郊野，一片清旷，斑鸠之声，此起彼伏，此时此景，虽一时“茫然不悟身何处”，片刻之后，又清楚感知到斑鸠依旧是吾邻。

季节

春天的红花草

王唯唯

好友在圈里发了一组油菜花的图片：阳光下，金黄的油菜花迎面扑来，黄的花蕊，绿的枝干，在黄黄绿绿之间，它们开得那么灿烂。看着图片，由此想到了也是在春天田野里盛开的一种花——红花草。第一次见到红花草，是下乡插队那年。那时我不知道田里开的是什么花，只是觉得那花开得非常漂亮。一问才知道，它叫红花草，是做绿肥使用的一种植物。它还有一个不仅好听而且又很有诗意的名字：紫云英。

“不与稻花争宠爱，腐身沃得稻花香。”红花草的使命就是“肥田”。寒露时节，晚稻尚没开镰收割，队里就安排人将红花草籽均匀抛撒在湿润的晚稻田里。撒下种，无须理会，不必管理，十天半月后，稻田里就拱出密密麻麻的绿芽。

晚稻收割时，红花草可就遭罪了。因为这时我们的眼里只有沉甸甸的稻穗，完全忘了红花草的存在。我们在田里来回收割时，红花草被蹂躏得惨不忍睹。晚稻收割完毕，也就几天功夫，红花草又从地里活了过来。没有了稻禾的遮挡，红花草反而有了扬眉吐气的舒展，摇曳在萧瑟的秋风中，蛰伏在凛寒的冬日里，默默等待春天来临。

当春风拂过大地，和世间万物一样，红花草经暖风一吹，呼啦啦一下蹿出很高。不久，在阳光温柔的抚摸下，便开出很多紫红色的小花朵，在密密匝匝绿叶的衬托下，犹如一个个亭亭玉立的少女，站在那里盈盈浅笑。此时，置身田野，放眼望去，那红花草如毯子一般在稻田铺陈开来，紫红色的花儿闪耀着紫色的星光，摇曳生姿，成为乡村春天里一道最亮丽的风景。这个时候，远方的养蜂人赶来了。成千上万的蜜蜂，飞向花儿朵朵的红花草，空气中充盈着嗡嗡的蜂鸣。我也是在那时候才知道，城里卖的紫云英蜂蜜就是采自红花草。

红花草还可以当菜吃，可清炒，可凉拌，亦可做汤。而且红花草还是牛、猪、羊喜欢的饲料，但不宜食之过多，不然很可能引起腹胀，严重的可危及生命。因此耕田时，都会给牛戴上用竹篾编制的嘴套，防止它在耕田时，边走边吃。记得有一次，牛趁人休息不注意的空当，偷偷跑到还没有翻耕的田里狂吃一顿，结果肚子胀得像鼓满风的船帆。幸亏公社兽医站离我们村不远，兽医及时赶到，用一根针管在它肚子上打个洞，放了气，才救了它一命。

春耕是在红花草盛开的时候开始的。犁头插进泥土，随着农人“嗨”的一声吆喝，耕牛闻声而动，奋力拉犁向前。大片大片的红花草倒伏在犁头下，埋进湿润的泥土里腐烂、发酵，为早稻生长提供养分。它的花香，将化作稻花，再次熏染广阔的田野；它的精华，将凝聚在稻米里，出现在百姓的餐桌上。这就是红花草的品格：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

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。自打返城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红花草。去年开春，我回到插队八年的生产队，原以为这个季节是一定能看到红花草的，结果让我大失所望。村里人告诉我，早些年化肥就替代红花草了。

写到这里，我闭上眼睛，恍惚大片大片的红花草盛开在我的身边，将我温暖地包围起来。我终于明白，那片曾在岁月中摇曳过的风景，就像落日的余晖渐渐消失了。

